

我在广东 找文物

张强禄：考古30载，探究“何以广州”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想为广州解开“谜团”

陂头岭处于“核心中的核心”

张强禄自1996年7月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就来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明年是他在广州考古工作的第30年。他始终在思考，为何秦定岭南后，广州能成为岭南三郡之首“南海郡”的郡治所在，并长期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陂头岭遗址很可能为解开这个谜团、诠释“何以广州”提供关键依据。

陂头岭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原址保护是伴随着广州知识城的市政建设持续开展的。

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为配合知识城中部雨洪蓄调工程（一期）（九龙湖）项目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陂头岭遗址涉及施工区域的北坡和东北坡区域做了第一期配合性考古发掘。时任考古领队的张强禄带着队员揭开层层泥土，两期重要的文化遗存相继浮现。

其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住生活类遗存，包括窖穴、灰坑、柱洞等遗迹；二是明确发现有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墓葬。这两个阶段的考古遗存对构建从史前到西汉早期的历史非常重要。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完善、丰富。

张强禄说：“经过第一期发掘，我们已经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文化遗址。”据此，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让陂头岭遗址作为湖心岛得到原址保护。

时间一晃，到了2020年，由于知识城中部雨洪蓄调工程（一期）项目规划进行了调整，陂头岭有可能被挖除。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0月初进场对陂头岭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历经8个月，发掘面积达4000平方米，有诸多令人瞩目的发现，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数量众多具有储藏性质的窖穴，和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期的高等级越人墓葬。

其中编号为H4的窖穴是岭南地区目前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窖穴，最大径3.37米，深度达5.8米，坑内堆积可细分为50余层。在H4的第4层，还发现了包含明显的炭化稻在内的丰富植物遗存。由此可见陂头岭先民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高，社会物产与储备之丰富。

此外，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期的墓葬遍布整个发掘区。两次考古发掘揭露了该时期近60座特征鲜明的越人墓葬。该墓群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封土保存最为完整的高等级越人墓地。其中，雄踞陂头岭北部山顶的M30墓葬，是岭南地区目前所知封土保存最为完整、封土保存规模最大的同时期越人墓葬。

陂头岭遗址并非孤立的存。自2015年起，在知识城范围内，考古队员陆续在陂头岭不远处发现了横岗岭、沙岭、茶岭、甘草岭、马头庄等一大批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期的先秦遗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甘草岭遗址出土

的玉琮残片有着良渚玉琮的诸多特征。早期人工栽培稻与人工栽培小米遗存也在这片区域被发现。

“这一系列发现揭示出，早在先秦时期，黄埔区九佛街到萝岗街这一带，社会发展就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人员聚集达到相当规模。结合陂头岭遗址的规模、优越的地理位置、文化价值等，可以确定，广州东北远郊的这片区域，在战国晚期阶段已然成为一个区域中心，陂头岭恰处于‘核心中的核心’。”张强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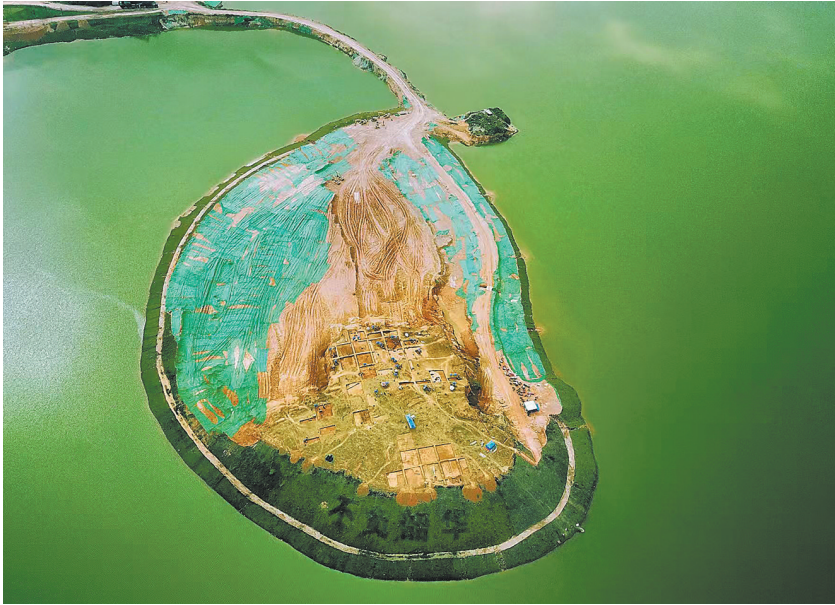
鉴于陂头岭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张强禄向广州市文物局提出陂头岭遗址现存区域原址保护的倡议。后来建议被采纳，知识城环九龙湖区域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脉终于得以原址保护。

据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黄埔区“四普”队长孔海英介绍，2024年底，根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考古成果报告，普查队员来到现存陂头岭遗址现场进行复核，形成普查资料，并组织专家论证，将此处遗址纳入了“四普”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线索。

让过去、现在、未来“共时对话”

今日的广州实验中学校园内，在艺术楼的七、八两层藏着一个“宝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埔工作站设立在此，陂头岭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就存放在这里。该工作站是2023年在广州市文物局及黄埔区政府的支持下挂牌成立的全国首个入驻校园的考古工作站。

“我们的考古工作，与广州实验中学的历史教学是紧密结合的。”记者随



陂头岭遗址二期考古发掘现场航拍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张强禄来到八楼的考古资料整理室，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片、修复完成的陶罐等文物都被精心编号、分类存放。数千年前广州先民使用过的日常生活器物就这样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在七楼的公众考古互动空间，学生们可以在考古人员的指导下，亲身体验文物绘图、拓印与修复技艺。

孔海英告诉记者，这里正在“打造多方位、全链条的考古服务公众新模式”。工作站不仅开设了考古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将考古发现融入思政教育，还持续举办“黄埔历史文化讲坛”，邀请各界专家开讲。更通过在校园里组建“寻迹考古社”、组织考古工地研学等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感受考古魅力，激发对考古学的兴趣。

张强禄也始终相信，将重要遗址完

整保护下来，留给后人继续研究，让更多群众看到它的价值，其意义远超过进行一次单纯的考古发掘或学术研究。“如果陂头岭完全被推平，成为人工湖的一部分，那几千年前在此处发生过的历史将逐渐被遗忘。”

目前，陂头岭遗址的本体保护工程已完成，经过科学回填保护、生态复绿，遗址已按原貌保存下来。在中新知识城建设中，黄埔已将陂头岭遗址纳入城市公园规划，寻求遗址公园+科创园区共生模式。

每日清晨的九龙湖畔，群众休闲锻炼的身影络绎不绝。湖畔周边，知识塔、智荟塔等现代化建筑正拔地而起。考古遗址公园与科创企业比邻而居，过去、现在、未来即将实现“共时对话”。数千年前在此上演的故事，亦会被永远铭记。



重游千佛山

今天济南凉爽了很多，早餐后，我去爬千佛山——故地重游，好天气！

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呼啸而上、呼啸而下的一座小山，古代名曰“历山”，现在只叫做“千佛山”。小时候觉得这里只是一片破败萧索、如同《聊斋》中的荒山野岭，但今天看来竟感觉一片葱茏，红房金瓦。距离我上次爬上此山，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今日登山，流连忘返，看诸佛诸菩萨像探望亲友，也不用特意去拜，心里有些尊敬就可以了。山门外楹联有写“心存邪念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又何妨”，我只默祷世界和平、众生安宁。

这山，这庙，自唐朝起一直都在，如今一径爬上来，覆盖了记忆中的草草，竟然有点金碧辉煌的样子。细细看，还是有点滴文化残存。李贺有诗句：“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首诗其实不是写济南的，但济南在唐代称齐州，后来人们就附会用到济南境内的九座小山。好的是这首诗的意境，对得起这山有点仙气。

过去不知道，如今看了才知，原来这山是整个泰山山脉的末端。曾有一时毁佛毁文化，但背后更有大尺度的文明兴衰，还有不知岁月的山川记忆，超越人类感知的地质变迁。时空之大，令人惊叹！李贺的诗在一千几百年前就已写出这山川岁月与时空变幻。



晚清以来的“女学生”叙事

滨田麻矢的新书《少女中国》对应着宋明炜的《少年中国》，提示了被遮蔽的一面——“女学生叙事”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这本书追溯了晚清至当代的“女学生”形象，如何在启蒙、革命与消费文化的浪潮中被塑造与重塑。书中通过文学、影像与社会史的交织，勾勒出女性在求学与自我觉醒间的挣扎轨迹。

虽然早有人揭示女学生们的“木兰困境”，她们模拟男性或守护家庭，但真正需要守护的，是女学生虽然具备了生育能力，但还没有走进婚姻与家庭的隐秘快乐时光。她们用阳光下的成长，以及多年后重逢的悔恨，完成了“女学生叙事”的历程。人们从历史的缝隙里发现了“女学生”，她们的生活与心思都意味着对传统女性生活的“游离”。这一“游离”的存在，同样构成了百年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女性的力量，现代书写正在经历方生未死的改变。

正如那些泛黄日记里夹着的樱花标本，女学生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抵抗。她们在体操课上解开缠足布条，在文学社团传阅《娜拉》的译本，用钢笔尖刺破礼教的薄纱。这种游离并非逃避，而是以身体为果脯，划出一片未被规划的旷野。当她们在操场奔跑时，裙裾掀起的风惊动了祠堂梁上的灰，那正是百年后我们仍能听见的、寂静中的回响。



舌尖上的乡愁

贾奈特是阿尔及利亚沙漠边缘的一座城市。

晚上，我到餐馆用餐，一推门，便与一位中年华人男子打了一个照面。骤然浮现的笑意如同一盏灯，把他整张脸都点亮了。他站起身，与素未谋面的我握手，热切地说：“我来这儿将近一个月了，一个华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呢！”

攀谈之后才知道，他来自重庆，派驻于此半年。语言不通，他靠人工智能翻译器沟通；家人远在千里之外，他可以通过微信日日联系。

唯独非洲的饮食，他怎么也适应不了。面对干巴巴的烤鸡、烤羊、烤鱼，他提不起食欲；至于那些加入浓烈香料的当地料理，更难以下咽。说到这里，他忽然举起了桌上——一罐产自重庆的老干妈辣椒酱，喜不自禁地说：“瞧，这是我的救星呢！有了它，我的胃口立刻起死回生了。”原来这是几天前的家人特意邮寄给他的。

他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们都被舌尖上的乡愁苦苦折磨着。

每次远行，我最想念的，便是家乡怡保产的兰花牌酱油了。以后，我或许会随身携带一瓶酱油出门，这就等于把故乡的爱驮在背上游山玩水了！

● 有手拍 有你牵引
图文 周宗毅



俞敏洪的“鸡汤”

我替你看世界，你替我打天下。面对这场因“南极抒怀”而意外点燃的“后院情绪之火”，俞敏洪不得不以“明年带优秀员工去南极”的承诺作出安抚，并称“允许员工吐槽是新东方的传统，我一直鼓励”。

快给我点赞，快夸我，洋溢着自我感动的“远方鸡汤叙事”，却在评论区遭遇翻车，这对热衷“煲鸡汤”的老板们是一个警示。职场不易，任何“升龙”式的美颜自嗨，当遭遇弥漫的上升受挫情绪时，只会成为一个发泄靶子被碾压。空洞话语被群嘲，PUA营销受抵制，过去被膜拜的职场“鸡汤”被喷，背后是同样的情绪。

我也不喜欢这种“鸡汤”，但我同时也反感将员工与企业主对立起来，哄抬普通员工与俞敏洪的对立。一个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不应该鼓励这种把矛头指向老板的非理性情绪。市场经济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企业家的努力，没有优秀企业开辟的创富空间，普通人的发展机会可能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俞敏洪被员工吐槽，有人看到的是尴尬，我看到的倒是包容的企业文化。员工敢于吐槽老板，老板听得见不同意见，不是什么翻车，恰恰让人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一个值得尊重的企业文化。

12月10日，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残特奥会视障女子200米比赛的准备阶段，男领跑员将女运动员与自己相邻的手绑上牵引绳——那绳，一巴掌长短，却系着平等与尊严，承载着文明的温度。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想起王元化先生

今年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学者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周年。11月3日，中国文化书院和王元化生前任教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纪念报告会，陈平原兄主讲“王元化先生的学问、思想和风范”，王元化关门弟子傅杰兄评议，我也即席发了言。

我回忆了元化先生与我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2006年6月，我主持召开“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他因精力不济未能亲临，但题字祝贺。这幅笔墨酣畅的字抄录了西晋陆机《文赋》中的一段话：“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显而易见，元化先生是借陆机的名句高度评价黄裳散文创作的成就，黄裳先生见了十分高兴，我也算不辱使命。

第二件事是，元化先生嘱我为他查找抗战胜利后发表在上海《时代日报》副刊上的几篇旧作。我给他送去复印件，同时请教他，在1945年9月9日《时代日报·热风》第一期上他的旧作旁同时刊出的《腐朽中的奇迹》一文，作者言微是谁？元化先生笑着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啊？言微就是满涛。翻译家满涛原名张元杰，是元化先生夫人张可之兄，他说的当然不会错。满涛此文是批评张爱玲的，元化先生也“不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他也不知道我研究张爱玲，但不以为忤，仍给我以指点，这是我深为感激、没齿不忘的。



沿着时光回望

最近去北京市文联开研讨会，住在前门附近。寻找酒店时，我只觉得眼前的建筑和街道，一条条小胡同，门楣上的着色，如此熟悉。回想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差，我自费去了北京。那天，和一位学长逛故宫，从清晨走到暮色降临，最后疲惫地坐在据称是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旁边，“俯瞰”整座城……靠脚步丈量了北京城的大小景点和大街小巷。此后几十年，去北京东南西北无数次，却居然就只去过这一次故宫。

最近，作家陈染发给我她最新在《随笔》上发的一篇文章——《我的蹉跎小路》。这篇可视为“文学回忆录”的最新文章，重新回望她走过的漫长的文学小径。其中那些故事，深深刻下时光印痕，比如，当年因为超前和反传统，以“不合时宜”的名义，被删减的文字；她的一本插图版书籍，选用了中央工艺美院一位著名油画家的图案，一位发行人员看到了书里的插图，立刻警觉起来报告上级，出版社立刻收回图书，刻了一枚小鸟图案的印章，在那张插图的隐私处逐一盖上一……

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如果沿着时光回望，今天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但很多记忆会生动地留下来。比如，我就记住了，1987年，在河南郑州的通俗期刊的颁奖会，前一夜，我的房间住进来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原来她就是陈染。那一次，我们还去了少林寺，吃过黄河的大鲤鱼，有土腥味，似乎不如上海人更会做河鱼。